



道德經第二十章心得

◎ 許芙蓉

《道德經·食母章第二十》經文：

絕學無憂，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荒兮其未央哉。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。我獨泊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。儻儻兮若無所歸。眾人皆有餘，而我獨若遺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，沌沌兮，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。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澹兮其若海，飂兮若無所止，眾人皆有以，我獨頑且鄙。我獨異於人，而貴食母。

白話解經：

學習不要受到文字障的障礙，才能沒有憂慮。「唯」與「阿」，雖皆是應答詞彙，但兩者在態度表現上相去甚遠。「善」與「惡」，本是一線之間，但兩者相差沒有多少。人們所敬畏的事情，不可以不敬畏。要將我們的心性抱守好，不要變成脫韁的野馬，若心荒廢掉了，心猿意馬到處往外放，將不知道怎麼收攝回來。凡夫的人生觀，認為整天歡天喜地、盡情

享受比較重要；而聖人的人生觀則不同，尋求永恆生命提升，就好像剛出生的嬰兒一樣，沒有任何欲望的徵兆，處世皆隨遇而安，率性而為。在生活層面來說，凡夫俗子認為自己是最了不起，總是炫耀自誇；然而聖人不在乎外在的名相，什麼都不過分追求，遺世而獨立。聖人不是愚笨無知，而是懂得守愚聖所臧、曖曖內含光的道理，喜歡單純不複雜的生活。再者，凡夫喜愛讓他人知道自己做了什麼，光芒畢露；聖人則是韜光養晦，雖有實學也不刻意顯現出來。凡夫對任何事情都很精打細算，斤斤計較；聖人則是灑脫自在，怡然自得。在人生目標追求上也有所不同，聖人心胸如大海般遼闊，能容納百川，包容一切事物；如海洋般深淵，不受外境現前干擾內心；也如空中的風任意漂泊，不受任何名相所牽絆與枷鎖。世俗之人在意自身所擁有的名利、聲望等虛假的名相，聖人卻看重本有的道體，擇

善固執，不隨眾起舞，將道體二六時中抱守奉行。

以下為後學針對此章，分為四大段的學習心得：

第一段：絕學無憂，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荒兮其未央哉。

(一)絕學為何無憂？

老子告訴我們凡事都不要學習嗎？沒有學習就不會憂慮嗎？後學認為「絕學」與「無為」的觀念頗類似，不管是學習知識與學問，不要受到文字障的罣礙，不要太執著在字裡行間上的鑽牛角尖；只要能了解書中知識，並將之內化成自己可以吸收的道理，融會貫通，所得才是自己的。如能心領神會，學習便是一件快樂的事，不會有憂愁、煩惱。

例如：在忠恕學院中級部學習，每週《道德經》白話解經的功課都預先準備，能大略了解其中真義，當講師點到我們時，便能看著經文直接解經，心中不必憂慮，也不必一直看著稿照念。當然，我們學習知識是在充實自我內涵，而並非為了賺取不義之財、得到名利等外在有形有相的假相。

(二)唯阿相去幾何？

「唯」與「阿」是指我們與人應答的詞彙，儘管在語言的表達上都是

「是的」的意思，但兩者表現的態度卻不相同。同樣「是的」一句話，「唯」是真誠地接受；「阿」則是拍馬屁或怠慢地應對，不管事情對錯與否，虛情假意，一味迎合對方的意見。所以兩者雖然都是向對方應聲，但在態度上卻是南轅北轍，相去甚遠。

善惡之間有時候很難界定，無法一刀畫分這是善、這是惡。例如：日本統治台灣 50 幾年，雖然以嚴苛、紀律式的方式統治，人民感到苦不堪言，看似惡事；但台灣馬路變得比較乾淨，人民比較守紀律，犯法案件自然減少，所以也有其另一面的影響。因此，事情的看法就看我們從哪個角度切入，沒有斷然的善或惡。

(三)人畏不可不畏

「畏」係指害怕，不敢踰越。一個社會常常因為時間、地理環境的不同而產生相對應的文化，例如：在台灣認為孩子表現很優秀，長輩會給予摸頭讚美，孩子也得到相對應的鼓勵；但在泰國卻不是這樣，尤其對和尚來說，是絕對不可摸頭的，因為摸頭有輕蔑、侮辱的意思，所以我們到泰國遇見小沙彌，縱使覺得可愛，也絕對不可以摸頭，只能禮敬表示對他們的敬畏之意。這便是「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」

我們為人處事，心念要時時常保敬畏之意，待人恭敬有禮，他人必然同樣以禮相待；相反地，心念不定，遇事時而喜悅、時而忿怒、時而放縱，則容易心隨境轉。當然，有些事情是不必畏懼的，因為真理不畏閒語，以前常會聽到人說一貫道是鴨蛋教，男女關在房間裡不曉得在做什麼。當我們聽到這些耳語，是否能判斷其真假？心念是否不受動搖？而能堅信一貫道是道真、真理、天命真，行得正，不畏毀謗，也不畏懼他人的閒言閒語，勇敢堅信自己的信仰。

過於在乎他人的眼光或話語，反而會變成他人的傀儡，我們可以參考對方的見解以改進自己的不足。若自己是對的，做的是符合正義之事，則當仁不讓，不畏懼他人的批評與攻擊；崔瑗的〈座右銘〉有句話是這麼說：「隱心而後動，謗議庸何傷？」凡事考慮周延再行動，別人給的毀謗與抨擊就不會傷害到我們，因為我們處世光明磊落，行得正、做得正。

(四) 荒兮其未央哉

我們這個原始的本心需誠心抱守好，抱道奉行，如果不照顧好，心就像野馬般一直向外奔馳，隨境不斷產生種種無明的想法。佛家常講：「萬法唯心造」，所看到的現象界皆是人心所顯現出來的，不管是做好事還是

做壞事，皆是由心造作，一念光明即是佛，一念黑暗就是鬼；這個心，存善念就是造天堂的因，存惡念便會結地獄的果，所以佛與鬼的差別僅在我們的一個念頭而已，這念頭太重要了。修道人每一念頭的當下要與道相契合，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，非道也。」《中庸》

《大學》章句說到：「堯舜帥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；桀紂帥天下以暴，而民從之，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」以堯舜及桀紂的典故說明：上位者用仁愛統治天下，百姓就跟著起仁愛之心；桀紂用殘暴統治天下，百姓就跟著起凶殘之心，正是所謂上梁不正，下梁便歪。修道之人，言行舉止格外重要，我們的起心動念，外界會以放大鏡來檢視我們，稍有念頭錯誤、舉止失態，耽誤到道親不出來參班，又或者是毀了一貫道的形象，那可承擔不起。

第二段：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。我獨泊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。儻儻兮若無所歸。

世俗之人沉迷在花天酒地之中，醉生夢死。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：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」，很多人貪求眼前的享受，認為當下快樂就好，何必在乎明天會如何？！因此便以此種享樂主義的心態過著每一天。其實，每天過

著如此糜爛的人生，也是會厭倦的，並且體會不出來人活著的意義與價值何在。

反觀聖人的人生態度，就像《中庸》所講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」起念頭的那顆心時時反觀自照，回到如同嬰兒的赤子之心，是如此地至善、至純，時時警惕自己有無造罪造過，處事情隨遇而安，事來則應，事去則不留痕跡。

第三段：眾人皆有餘，而我獨若遺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，沌沌兮，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。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

名相何其誘人？他人給予讚美，心起甜蜜滋味；他人給予地位，心起驕傲態度；他人給予錢財，心起貪圖意念。種種名相上的給予，一般人除了接受，更想永久佔據它，使我們受名相所役，成為名相的奴隸卻還不自知。讚美變少了，心跟著失落；地位沒有了，心跟著沮喪；錢財消失了，心跟著頹廢。我們的心，難道一輩子都任由別人給予我們的名相來做主嗎？自己做自己的主最實在，也最自在。

聖人告訴我們學習老二哲學，無論外境給予我們什麼樣的名相，心念皆不受影響；有所學，學以致用，但不須邀功，也無須自詡，每個人都有在社會上的使命，我們僅是將使命（本分）做好，沒特別厲害，更無須炫耀。

第四段：澹兮其若海，飂兮若無所止，眾人皆有以，我獨頑且鄙。我獨異於人，而貴食母。

一般人與聖人所追求的目標不同，一般人總是告訴他人：「我有什麼」，顯現出自己擁有的、所得的，讓他人知道自己內心是有料的；聖人則是將自己的內德涵養放在第一位，因為擁有的東西是虛名假象，百歲年老又帶不走，為何要在帶不走的名相上去斤斤計較？《清淨經》有云：「能遣之者，內觀其心，心無其心。外觀其形，形無其形。遠觀其物，物無其物。」抱守本體，讓自己能夠達到視而不見、聽而不聞、食而不知其味的境界。

〈食母章〉原意是說孩子出生後不能離開母親，因母親是養育孩子重要的角色，那修道人呢？我們的食母是誰？是我們的「老中」，自性是與上天相通的道體，遇到任何事情考驗我們時，我們不能離開道體，並要以道心來應對萬事萬物。

生命有限，學習卻是無窮無盡，我們要利用有限的生命，堅持相信修道這件事情是有其急迫性與重要性的，不再渾渾噩噩過生活，要把握每個當下，讓道體做主。